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六

□ 12  
3197  
6





門口 12  
號 3197  
卷 6

左傳輯釋卷七

日南 安井衡著

昭和十年一月五日 購求

僖公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杜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也

公國賓禮之故書

公至自圍許

杜無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

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杜翟泉今雒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王子虎違禮下盟故

不言公會又皆稱人

安衡案此當據傳為斷王子虎稱人猶沒公不書皆罪卿會公侯耳非

卿罪而沒公不書與王子虎稱人之義自明故不復釋之也雜諸本作洛案雍州之

浸作洛豫州之川作雒自古截然不紊自典引漢火德忌水改洛為雒之說出後儒

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

杜魯縣東南有昌平城 公在會

饋之芻米禮也

杜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



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慙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

伐鄭也

杜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慙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

安正義公孫固序在齊上者註蓋為大司馬尊於歸父歸

父雖執齊政不廢身非上卿如管仲之類齊召南云案國子高子乃齊之命大夫世為上卿傳十二年管仲之言可證不得云非上卿也此會宋序齊上或是王子虎以國之列爵為序

卿不書罪之也

杜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

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杜燕燕禮也好好貨也一歲再來故加之

介葛盧聞牛鳴

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杜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安正義

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玄云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征東北夷所獲然則介葛盧是東夷之國其土俗有知者故介葛盧曉之顧炎武云列子言東方介氏之國其人多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衡案凡犧牛角有定式故云問之而信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秋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杜一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安中并積德云瑕雖立踰在外故不成其為君也正與鄭子儀同衡案衛州吁篡立踰年時衛別無君亦不稱君然則以惡立者未會諸侯不成其為君杜注有據未可遽非也

鄭歸于衛

杜魯為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在成十八年

安衛案衛侯之歸魯雖為請王與晉侯及子適子儀乃敢歸蓋用治既殺元咺等使人告衛侯懼元咺不敢歸及周治殺元咺之故從國逆之例傳詳載其事所以釋歸于衛也

秦軍汜南各使微

介人侵蕭

杜無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杜周公

三公兼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杜如京師報

夏秋侵齊

杜齊晉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

杜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

治疾而

寘俞伯醫復薄其酖不死

杜寘俞視衛侯衣

公為之請納

玉於王與晉侯皆十鼓王許之

杜雙玉曰鼓公本與

秋乃釋衛侯

杜恐元咺距已

衛侯使賂周欲治廛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

杜故賂周治

衛侯使賂周欲治廛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



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杜子儀瑕母弟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

將命杜服卿服將周欽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屢辭卿杜見周欽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杜文公七過鄭且貳於

楚也晉軍山陵秦軍汜南杜此東汜也在滎佚之狐言於鄭伯曰

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杜佚之狐燭之公從之辭曰

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

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和利焉許之夜縋

而出杜縋縣城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

益於君敢以煩執事杜執事亦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杜說

焉用亡鄭以陪鄰杜陪益安衡案陪本或作倍錢大昕

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

共其乏困杜行人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

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杜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杜肆申也若不

闕秦將焉取之安正義不闕秦焉取之惠棟云新序引云不闕秦將焉取之

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

之乃還杜三子秦大夫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

及此杜請擊秦也夫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安衡案敝失其所與

不知以亂易整宋武杜秦晉和整而還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

子蘭出奔晉杜蘭鄭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

命于東杜晉東安衡案晉有河外在鄭西北故杜解東為晉東界然其都在

注河東自晉往鄭當濟河而西故昭十八年鄭火子產辭晉



公子公孫于東門此東

蓋謂鄭東界杜注未是 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天子以求成于晉

晉人許之

杜二子鄭大夫言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食有昌歠白黑

形鹽

杜昌歠昌蒲菹白熬稻黑

安釋文歠在感反正義齊有郁歠魯有公甫歠

昌歠之音相傳在感反不知其字與彼為同為異顧炎武云歠字誤玉篇作歠但敢反菖蒲菹也王引之云廣韻入聲一屋歠說文本才六切歠歠也才六之音轉為在感乃幽侵二部之通歠從龍聲而音才感切猶歠從牽聲而音徐鹽切龍牽皆以去為聲也若從蜀聲之字編考諸書無讀入侵部者以是知其當從龍不當從蜀也特以歠字或省作歠詛字隸書作詛與蜀相似以故轉寫者誤作歠史記倉公傳肝氣濁而靜心氣濁躁而經腎氣有時間濁心脈濁四濁字徐廣並云一作詛可知詛與蜀字常相亂也歠為歠之誤歠為歠之省依字正當作歠段氏說文注曰歠尺玉切昌蒲氣辛香以為菹其氣觸鼻故名昌歠正義云此昌歠之音相傳為在感反段氏乃欲改為尺玉切而云香氣觸鼻故名昌歠我未之前聞也 辭曰國君又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 杜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 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杜公 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 晉故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杜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

公子遂如

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杜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

猶三望

杜

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

安正義公羊傳曰三望者何

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 河海鄭玄以為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 魯境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衡案舜典云望 于山川則鄭康成以望為祭山川之名是也但以魯境不及於河遂據禹貢易公羊 祭在其州內者則淮之不可祭與河同耳竊謂濟亦四瀆之一在齊魯之間其經魯 地者謂之魯濟論語云先王以顓臾為東蒙之主其山於魯境為大則所謂三望蓋 於濟東 蒙也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杜無傳自為 狄圍衛十有二

月衛遷于帝丘

杜辟狄難也帝丘今東郡濮陽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公曹地也

杜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

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

杜高平方與縣西

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

侯必親其共

安王念孫云共字義不可曉當是先字之誤言諸侯之使來分曹



曰不速行將無及也魯語載重館人之言曰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是其明證矣衡案共音恭霸主召之先諸侯而至恭也國語作先左氏作共字異而意同不必破共為先矣

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

傳于濟盡曹地也杜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濟水自樊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襄仲如晉

拜曹田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杜諸侯不得郊天郊為魯常祀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杜必其而卜其牲

日杜卜牲與日牛卜日曰牲杜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

也杜怠於古典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晉蒐于清原

作五軍以禦狄杜二十八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為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趙衰為卿杜七年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為新軍帥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二百年衛

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杜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公命祀相甯武子不

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杜歆猶祀鄩何事杜言祀鄩夏後

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杜言帝丘久不祀相非衛所絕不可以間成

王周公之命祀杜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杜改祀相鄭洩駕惡公

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杜取文公子傳為納瑕張本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年疑非一人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杜無傳文公

衛人侵狄杜報前年秋衛人及狄盟杜不地者就冬十有二月己

卯晉侯重耳卒杜同盟踐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杜

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為和同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

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杜殯室棺也曲沃有舊宮焉出絳柩有聲

如牛杜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專將有西師過軼我擊

杜如牛

杜如牛

杜如牛

杜如牛

杜如牛

杜如牛



之必大捷焉

杜聲自極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下

安陸祭云雍絳相去既遠秦人密謀卜偃無

由得聞或當日以他術知之左氏好采異說此等奇怪根多未容悉以理斷衛案陸云偃以他術知之是也其言左氏好采異說則失之左氏據實記事耳豈如偃儒拘

理諱奇以加減其言哉後世亦有聞子規知北虜南侵者何獨怪左氏哉

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杜管管也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

杜蹇叔秦師勞

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

有恃心

杜將事

安衛案勤勞也無所與上知所為相反謂無知何所為恃心之謀出於孟明此傳云師知所為謂士卒知其謀則滅滑非恃心所為蓋士卒知襲鄭故無恃心唯士卒知之故致高亦知以搞師即傳所云鄭必知之也

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

杜辭不受

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

於東門之外

杜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白乙丙

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

出而不見其入也

杜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白乙丙

安釋文孟子本或作孟分惠棟云唐石經初刻作孟分後改子術案百里視字孟明左氏例以子配字哀十一年

傳有子曰就用命焉謂冉有十五年傳季子曰是公孫也謂季路作子是也

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

安正義

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下壽八十

爾墓之木拱矣

杜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

蹇叔之子與師

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

杜殽在弘農

殽有二陵焉

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

杜畢夏紱

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

也

杜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故可以辟風

必死是間

余收爾骨焉

安王引之云必死是間余收爾骨者言汝必在此

三十三年公羊傳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嶽巖吾將尸爾焉穀梁傳略同呂氏春秋悔過篇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於南之岸必於北方

秦師遂東

杜為明年晉敗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杜滅而書入不

齊侯使國歸

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杜晉侯諱背喪用

突已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

杜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

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

突也晉人角之諸戎倚之不同陳故言及

突已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



取晉書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杜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卻缺稱人者未為

卿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杜小

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日安衡案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乙巳在癸亥前七日經書十二月誤

狄師而已不當淹留至三月之久蓋轉寫誤一為二耳杜注是也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杜無傳書時失也

月霜當微而重重而安顧炎武云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隕霜不殺草不能殺草所以為災

能殺草非李梅實此洪範所謂恒煥者也解曰霜當微而重重而不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曹而下杜王城之北門曹

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

輕而無禮必敗杜謂過天子門不卷輕則寡謀無禮則脫杜脫易

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邊

之以乘車先牛十二犒師杜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八牛曰買君

則具一日之積杜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則具一日之積杜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則具一日之積杜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則具一日之積杜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則具一日之積杜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則具一日之積杜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則具一日之積杜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則具一日之積杜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則具一日之積杜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則具一日之積杜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則具一日之積杜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則具一日之積杜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則具一日之積杜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則具一日之積杜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則具一日之積杜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則具一日之積杜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則具一日之積杜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則具一日之積杜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衡案此段杜注未悉傳意蓋言今鄭儀章既竭矣是以不能饋吾子今束載我以為  
吾子以此故將行也然鄭有原圃吾子自取其麋鹿以供餼膳亦足以燕食矣不必  
行也反言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

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  
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敬杜迎來曰郊勞送去曰安陸祭云逸  
疾也此言其能成註贈賄敏審當於東註周書曰敏

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杜為公如晉原軫曰秦違蹇  
叔而以貪勤民天秦我也註杜奉與

之故又訓獻因引伸為贈與之義天貴於我不安陸祭云奉承也猶言獻也衡案奉  
當言天獻我故杜訓與陸駁之未達杜意耳註手承而持之也凡贈物貴人必奉

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  
君子註杜言以君死安顧炎武云死君謂忘其先  
故忘秦施註君猶范鞅之言死吾父也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

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註杜言秦以無禮加安顧炎武云滑國  
註包施不足顧註者晉之同姓

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杜言不  
皆遂發命濠興美我子墨衰經杜晉文公未築故襄公稱安衡案周  
君若師無功則厭而奉主車注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服下文穆公素  
服郊次向師而哭是古者軍敗以喪禮自居時襄公居喪素服嫌於軍敗故墨之

梁弘御我焚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  
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杜後遂常以為  
變文嬴請三帥杜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安衡案孟明百里  
註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榮註奚之子視名也曰

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  
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

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杜  
暫猶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杜墮毀不顧而唾公使陽處

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軫以公命贈孟明杜欲使還拜  
註謝因而執



之孟明誓首曰君之惠不以曩臣豐鼓杜繫因繫也殺人以使歸註血塗鼓謂之鬻鼓

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杜意欲報

秦伯素服郊次杜待之鄉師而哭曰孤違蹇是叔以辱杜意欲報

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安王念孫云不替孟明下有日字註而今本脫之不替孟明及日字

皆左氏記事之詞自孤之過也以下方是穆公語文選西征賦注云左氏傳曰秦伯杜不替孟明曰孤之罪也白帖五十九出一管二字而釋之云孟明敗秦師秦伯不替

曰吾不以一管掩大德二書所引文雖小異而皆有日字足正今本之誤杜衛宗王云不替孟明左氏記事之詞是也云明下脫日字則未是此無日字者蒙上鄉師而哭

曰之曰省文選注白帖不并引鄉師而哭曰若不補曰杜字語意不可通故以意增之非左傳舊本有日字也

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管掩大德杜情過秋侵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

陘之役杜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杜魯亦因晉喪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杜白狄

種也故西河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杜謂不顧而無討敢不自討

乎免曹人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杜首元面如生杜言其有初曰

季使過冀見冀缺釋其妻饁之杜曰季晉臣也冀晉邑安正義呂氏

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杜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

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

如賓杜如見承事如祭杜常謹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

禹杜禹子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詰曰父不慈子不祗

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杜康誥周書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君取節焉可也杜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安正義毛詩

蔓菁幽州人或謂之芥也非似葑莖蘼葉厚而長杜不以其惡而棄其善言可取其善節註義疏云葑

有毛三月中蒸煮為茹滑美又可以為羹是也

自冀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杜且居先軫之子其死敵故進之

以再命



命先茅之縣賞是昆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先茅絕後故取以其縣以賞晉臣以一

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杜還其父亦未有軍行杜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及薨于小寢即安也杜小寢夫人寢也識公就所

安不終安衡案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况公侯之貴有社稷宗廟之重宦官宮妾于路寢或託遺命以立其所愛國家之亂從此始矣故聖人制此禮以防未然

其慮深矣今公忘社稷之重以就安於小寢故經書小寢以貶之而傳以就安釋之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

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于瑕杜三十一一年門

于桔秩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杜車頓覆外僕長屯禽之以獻杜鄭文公夫人也鄆城故鄆

杜殺瑕以文夫人斂而葬之鄆城之下杜鄭文公夫人也鄆城故鄆

穆公所以遂有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杜泚水

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

子若欲戰則吾退食于濟而陳杜欲辟楚使渡遲速唯命不然

紆我杜紆緩老師費財亦無益也杜師久乃駕以待子上欲涉

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

退舍杜楚退欲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于商

臣諸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杜

葬信公緩杜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信公實以今年十一月

葬信公緩杜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信公實以今年十一月

葬信公緩杜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信公實以今年十一月

葬信公緩杜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信公實以今年十一月

葬信公緩杜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信公實以今年十一月

葬信公緩杜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信公實以今年十一月

葬信公緩杜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信公實以今年十一月

葬信公緩杜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信公實以今年十一月

葬信公緩杜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信公實以今年十一月

葬信公緩杜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信公實以今年十一月

葬信公緩杜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信公實以今年十一月

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已故譜之

葬信公緩杜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信公實以今年十一月

作主非禮也杜文二年乃作主遂

葬信公緩杜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信公實以今年十一月

作主祭祀之重文相次也皆當次在經葬信公下今在此簡篇倒錯

云傳云葬信公緩作主非禮也緩以下乃當為句杜讀緩以上為句非也信公以十月

二月薨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也不得云緩杜以文二年冬傳云襄仲如齊納幣禮也

故欲遷信公之薨於十一月則除喪在二年十一月而納幣為十二月乃與傳合獨不願作主非禮也之語無所繫乎衡案緩字下屬為句是也杜以文元年二月癸亥

日食推之已在癸亥七十九日之前不得在十二月二月日食通歷者皆以為入

食限則月誤不在二月而在十二月又文二年冬襄仲如齊納幣傳云禮也則時既

除喪矣以此二者推之杜以十二月為誤洵是也但諸侯五月而葬傳既明言之故

此不復論專論作主之法而杜以緩字上屬為句失之又案文元年四月葬信公而

此言葬信公者為緩作主之節也蓋於禮君薨明月當作主魯君臣有意於躋信公

而議未決至二年二月始作之故於此言緩作主則卒哭而不禘特祀於主者亦無



所施皆非禮也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

杜既葬反虞

故於此言之耳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

陸祭云父母之喪哭無時既虞乃卒哭謂卒此無時之哭惟存朝夕哭而已杜云免喪故曰卒哭非也大抵欲以成其既葬除服之謬說耳

安陸祭云劉用熙曰

於廟

杜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

安陸祭云劉用熙曰

主以當入祖廟而告祖父以當遷他廟也既告則新主復于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

吉祭而後奉此主入廟此周禮也今傳言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者謂如小祥大祥

禫則就寢特祀此主若烝嘗禘之常祭則不於寢而於廟合祭也然與禮異矣今案

劉說得之蓋傳為作主故生此論其曰烝嘗禘於廟者就新主言且杜注不明此義

直云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則與上文意不貫屬是左氏之言既違禮文而元凱之

說復戾傳意也其謂常祀不以喪廢又以禘為三年喪畢之祭則先儒辨之矣萬斯

大云鄉嘗疑先儒說禮謂禘祭後主反于寢非喪禮每加以遠之意杜氏此注抑又

甚焉近梨洲先生答吾弟季野曰謂禘後反主于寢總緣誤解左傳此條夫言特祀

于主似乎主不在廟因有祔已復寢之言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于廟者為新主

乎為祖廟乎為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于廟為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于此蓋

祔者虞後作主祔于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

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于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

不及也烝嘗禘于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于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

主在廟有礙于吉祭也先生此答不惟傳無疑義於禮解亦瞭然矣衡案杜注固失

而三家者未為得今詳考傳文次第明晰絕無可疑者祔後言祀非小祥大祥禫祭

而何既禫則純吉矣然後言烝嘗禘於廟是三年服畢始令祭新主於廟也上言特

祀者明烝嘗禘之為合祭也禘與烝嘗並言乃時祭非大禘也必并言烝嘗禘者喪

異合祭新主於廟或於烝或於嘗或於禘所遇即是不可不說者禮諸侯下天子省一

時祭而禘祭最薄故不言禘傳文未嘗與禮相違也傳於烝嘗禘始言於廟則先此

特祀不於廟不於廟則必於寢先儒既祔反主於寢之說亦未嘗誤且新主與祖王

同居一廟竊竢已甚豈先王制禮之意哉既祔後主反于寢似與喪禮每

加以遠相悖然主者神事之雖喪未除不純守喪禮無妨妨其反于寢也



左傳輯釋卷七終

左傳輯釋卷八

日南安井衡著

文公

安名興僖公子諡法慈惠愛註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無傳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

二月癸亥日有

食之

杜無傳癸亥月一日註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杜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杜七月而葬

安衡案喪紀不數閏月杜云七月而葬非餘詳於三十三年傳

天王使毛伯來錫命

杜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命圭合瑞為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

晉侯伐衛

杜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也夫親伐而稱晉侯從告辭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杜得臣

衛人伐晉

杜衛孔達為政不共盟主與兵也鄰國受討喪邑故貶稱人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

戚

杜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註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內稱公卒稱薨皆用魯史

安衡案春

不當書魯人亦不可泛稱我徒書會某侯沒會者不書嫌於魯侯會之無辭以稱之故直書卿名而貶意自見內稱公卒稱薨乃臣尊君之義與此自別



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杜商臣穆王也弑君例在宣四年

八孫教如齊

杜

傳例曰始聘焉禮也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教聞其能相人也

杜公

教魯大夫慶父之子

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

杜穀文伯難惠註叔食子奉祭

祀共養者也收子葬子身也

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杜豐下蓋面方為八註年公孫教奔莒傳

安陸祭

云豐下謂頤領豐大也

於是閏二月非禮也

杜於歷法閏當在禧公末年誤於今註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譏

先王之正時也復端於始舉止於中歸餘於終

杜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暮之日三

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故言歸餘於終

安顧炎武云古人以註閏為歲之餘凡置

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歲之終可知也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齊召南云律歷志曰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啓

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中必在正數之月按此解舉正於中甚精衡案節者氣之首也故云履端於始始謂月初正者氣之正也舉以為其月之中歸餘於終顧說是也但歷法約三十二月置閏後閏閏後三年八月當置閏而移至歲末則後於歷法四月次閏閏後三年四月當置閏而進置二年歲末則早於歷法亦四月次閏置於閏後三年歲末正合三十二月置一閏之法然則古歷八年三閏復歸正數比今法反覺簡便

序則不愆杜四時無愆舉止於中民則不惑杜斗建不失其次寒暑

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杜四時得所則夏四月丁巳葬僖公杜傳皆

載經文而此經孤見知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安衡案此傳自為文與下文王使云云為節故

伯衛來賜公命杜衛字叔孫得臣如周拜杜謝賜晉文公之季

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縣訾及匡杜孔達衛大夫匡在潁

川新汲縣東北晉襄公既祥杜諸侯雖諒闕亦因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

南陽杜今河先且居曰效尤禍也杜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

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有臣伐衛五月辛酉

杜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

杜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

杜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

杜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

杜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

杜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

杜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

杜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

杜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



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杜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

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杜見伐求和不競大甚故使衛孔達

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杜合古之道而失令事霸王

辱安中并積德云以其謀陳為合於古秋晉侯驪咸田故八孫教會之

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齒年也安顧炎武云言君之春秋富而內變

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杜舉立且是人也壽且而

豺聲忍人也杜能忍行安衡案忍安註不仁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

子職而黜太子商臣杜職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

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杜江芊成王安衡案

也審從之江芊怒曰呼彼夫杜呼發聲也役安王引之云呼即吁字說文

仰而視雲將曰吁釋文吁亦作呼檀弓曾子聞之瞿然曰呼釋文呼作吁是呼吁古

字通也吁乃驚怪之聲檀弓注以為虛僊之聲亦誤惠棟云管子曰處里為下陳處

師為下通皆謂之役夫衡案吁呼聲形義俱近故吁或作呼或作吁

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安陳樹華云韓非子作廢女上云黜商臣似作廢字為

也上言黜商臣下言能事諸乎則此文本作廢女而立職明矣若商臣被殺又誰事王

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杜問能事曰不能能行乎

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杜大事謂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杜

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杜言其忍甚未穆王立以其為

天子之室與潘崇安正義以其為天子之時所居室內財物僕妾盡以與潘

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杜環列之尹宮衛之穆伯如齊

始聘焉禮也杜穆伯公凡君即位卿出蒞聘安王引之云蒞之言普

左傳卷之八

皆室之類

公室之類

皆室也

左傳卷之八

左傳卷之八



轉之踐脩舊好要結外援杜踐猶履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

讓之道也忠德之止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杜傳因此發

侯諒闇則國杜在禧三事皆用吉禮殺之役杜在禧三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

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

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杜詩大雅隧躒徑也周大夫

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安衡案毛傳隧道也蓋謂大風所行言大風所行毀

則對誦言如醉杜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匪用其良覆俾

我悖杜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

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杜為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杜孟

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大崩曰敗杜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

安正義公羊傳云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萬斯大云據公羊有虞主有練

主此作練主也左氏不言有二主而于葬僖公下即言緩作主之非當即是

主附主至是乃作者疑其禮而未裕也衡案閔弟早薨無子僖兄在位三十三年又

有功魯人為作頌復有子文公嗣位故欲躋僖公於閔公之上而僖嘗臣閔是以議

久不決及夏父弗忌故鬼小新鬼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杜處父為晉正卿

而親與公盟故取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杜不能匡君以禮

人常稱為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都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

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杜垂隴鄭地熒陽縣東有隴城士穀出自十有

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杜無傳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八月丁卯大

事于大廟躋僖公杜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

行之其讖已明徒以逆安萬斯大云所謂躋者位次閔公之上也僖嘗臣于閔閔

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杜雖第不得加之三傳取祖禘昭穆以明躋之失非真

謂閔昭穆穆閔祖禘禘也先儒援為入後者為之子謂僖繼閔君必當禘閔嗚呼亦

知儀禮此言為支子之子為後于宗子者言非謂天子諸侯之兄終弟及者而直謂

弟為子也即如先儒之說或以弟後兄猶可兄而後弟豈先有子而後有父哉且閔

公八歲而立十歲而終年在下殤未冠未昏豈有為人父之道而可以兄為其後乎



則隱桓一廟也。閔僖一廟也。哀三年，桓下宮災，何以不言隱閔乎？曰：桓去哀九世，僖去哀七世，其官尚存，必親盡毀廟之日，祧隱閔之主，而桓一以一本存，故災之日，言桓宮僖宮而不及隱閔也。衛案：周人甚重昭穆，故大宗無後者，必擇支子孫行者為後，其有子若孫者，適子早沒，不立子而立孫，為素其昭穆也。及周衰，有兄終弟及者，於是先儒疑有昭而為穆，穆而為昭者，然諸侯五廟，五世親盡，則毀廟祧主，若以兄弟為父子，及其昭穆，惠公為僖，曾祖其親未盡，而僖公之時，其主既祧於人心，安乎？必不然矣。兄弟既同昭穆矣，而又異廟，則文公之時，有六親廟與大祖俱，七廟非禮也。夫兄弟終弟及，本非同制，然當時實有其事，則不能無其禮。兄弟同廟，雖亦非禮，不若嚴然立七廟之尤甚。故擇其輕者而為之，禮窮則變，此亦亡乎禮者之禮。君子未必深非之，反覆考之，萬同堂異室之說，為得之，然則為人後者為之子，非乎？曰：兄弟同出乎？一父與支子後大宗者，殊故昭穆當從其本親，若其喪服，亦必斬衰三年。若支子入繼國統，則專從為之子之禮，為其父母齊衰期，絕其旁親，此先王制禮之意也。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註：四人皆卿，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伯，八子

遂如齊納幣。註：傳曰：禮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與士禮不同，蓋公為大子時，已行昏禮。安：衛案：納采禮輕，故據納幣言之耳。

二年春，秦子萌視師，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註：代卻王官無地，御戎。註：代梁狐鞠居

為右。註：鞠居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

賜之師。註：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強之。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

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註：安：衛案：戈有胡，亦可斬焉。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之，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註：安：衛案：禽，萊駒也。古者無

二年傳：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糜之是也。遂以為右，箕之役。註：箕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註：杜：未得

其友曰：吾與女為難。註：杜：欲共殺先軫。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

登於明堂。註：杜：周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安：正義：鄭玄以為明堂在國之賈，遠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為一，故杜同之。衛案：鄭說是也，則猶而也。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註：杜：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子姑待



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註杜屬屬已兵晉師從之大敗秦

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註杜詩小雅言

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子明子明增脩國

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註杜成子趙衰秦師又至將必辟

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註杜詩大雅言念

述脩其德以顯之母念念也註杜子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註杜

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註杜過葬十月故曰不時晉人以公不朝來

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註杜使大夫盟

辱魯也經書三月註安衡案經書魯侯如晉之日故曰三月乙巳傳公如晉三字釋

乙巳經傳必有誤註經所以書三月乙巳也然後云夏四月己巳乃書其盟日杜

不違傳意疑經傳有誤粗矣註杜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註杜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

註安衡案厭讀如嬰壓溺之壓壓伏之也註杜適晉不書葬之也註杜公未至六月穆

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明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註杜討元年衛人

為書士穀堪其事也註杜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穀能堪卿事故書註安

皆受一命之服是其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註杜陳始與衛謀

免今晉不聽故更安顧炎武云此即上文所謂我辭之者也衛案衛之不敵晉夫人

執孔達以苟免也註而知之而陳侯使之伐晉則執孔達以說乃其本謀也顧說可

從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註杜僖是閔兄不得為父

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註杜昭穆之禮尊僖公且明見

曰吾見新鬼太故鬼小註杜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註安衡案

明白見之也鬼神無形特祀其靈似不宜分大小而夏父弗忌則明白見新鬼大故

鬼小矣宗伯掌鬼神之事故以此言欺眾耳若閔弟僖兄閔少僖長眾人所見皆同

安得言吾見哉註杜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註杜又以為僖公為聖賢明順禮也君

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

左傳卷之八



齊聖不先父食久矣

社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

陸祭云詩小宛人之齊聖鄭箋以齊為中正下十八年傳齊聖廣淵

杜注亦云齊中也衡案小宛傳齊訓正箋申之為中正則齊雖可訓中當以正為本義

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

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

文武不先不密

社不密后稷子

安正義服虔云周家祖后稷以配天明不可先也故言不先

不密衡案國語周語祭公謀父諫穆王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世后稷謂自棄至不密之父皆為后稷周本紀述彼文曰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史遷以皆字易世字亦不以不密為棄子自不密至文王十五王則自棄至不密亦十餘世夏之衰蓋指孔甲之時但其間世次不明故祭公以世字總之而史遷亦唯書其官蓋其慎也韋昭以不密為棄子夏衰為大康之時謬甚杜亦襲其誤耳

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社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

安正義昭十

后帝皇祖后稷

社武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德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

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

而生帝也

社帝先稱

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社詩邶風也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

問於姑姊

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社信親文公父夏父弗忌欲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

責其意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

社展禽柳下惠也

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已欲立而立入

安衡案注已欲上疑脫仁者二字不則而下當有不字

廢六關

社塞關陽關之屬

凡六關所以禁絕未游而廢之

安顧炎武云家語作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為不仁

鄭志答張逸曰廢置也以廢為置猶以亂為治祖為存故為今曩為曩苦為快臭為香藏為去郭璞所謂詰訓義有反覆通美惡不嫌同名也杜氏云六關所以禁未游而廢之周禮建國有門關關安可廢况後傳塞關陽關皆有明文豈旋廢之而旋復之與杜氏此說昧于義矣小爾雅亦以廢為置杜集解頗用孔鮒之說獨不及此何也上文云下展禽下猶去也廢六關廢猶置也廢與下文相對衡案禁無足謂之廢禁廢固有置義故置而不用置而不去皆曰廢然古未有為建置之義者義有所局也文仲賢者必不建新關以利其稅魯國之關蓋不止六六關舉文仲所廢耳塞關陽關之屬乃其所不廢非旋廢旋復也家語王肅所偽撰豈足據以解此傳哉下如字自通不必訓去論語曰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是也

立織蒲二不仁也

社家人取席言其與民爭利

作虛器

社謂居蔡山節藻稅也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

縱逆祀

社聽夏父

祀爰居二不知也

社海鳥

又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

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



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敵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宗盛也

杜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外內之禮始備此除凶之人奉宗盛也

安顧炎武云即以僖公之薨為十一月亦甫及大祥耳未畢二十五月共祭祀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解謬按此傳通言娶夫人之禮則可若在文公喪制未終而使卿納幣違禮拂經甚矣衡案僖公之薨以文公元年二月日食推之其為十一月審矣至此年十二月為二十六月則十一月已大祥矣經傳皆書冬不言月然據傳禮也之文其十二月納幣明矣顧云喪制未終遂駁傳文何也如除凶之即位則杜所持謬論今置而不辨

孝禮之始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沈潰

杜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

夏五月王子虎卒

杜不書爵者天子起也翟泉

秋楚人圍江

宋

杜自而上而隋有似於兩宋人以其死為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

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

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杜潰眾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環之象也國君輕走羣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散無異是在眾曰潰在上

類言之以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杜二年陳侯為衛請成于晉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

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杜王子虎與僖公同盟於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傳因王子虎異於諸侯王叔又

郊

杜王官郊

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

杜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

杜安阮元

經無公字足利本亦無案下文云秦穆有焉四年傳其秦穆之謂矣六年傳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皆無公字諸刻本有者疑衍王念孫云按勳記是也秦穆之稱亦猶齊桓晉文後人不知古人省文之例故輒加公字耳

舉人之周也

杜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

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

杜安衡案周猶

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杜子桑公孫叔

詩曰于以采

繁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

杜詩國風言沼沚之繁至薄猶采以共公侯



以喻秦穆安衡案孟明子桑皆名臣恐不可言小善蓋不遺小善註繫之為物至微至薄以喻能舉卑少也

人子萌有焉註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註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宋隊而死也註杜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註安衡案隊而死釋經兩字蓋蝨死而隊見之如

故云隊而死也左氏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註杜晉救江在雨蝨註下故使圍江之

雨蝨下經隨在久晉以江故告于周註杜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王叔桓公晉陽處父

伐楚以救江註杜桓公同卿士王叔文公之子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

而還註杜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開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

註杜改二年處父之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註杜菁菁者莪

莊叔以公降拜註杜謝其以公此君子也曰小國受命於大

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

也晉侯降辭註杜降階辭登成拜註杜俱還上公賦嘉樂註杜嘉樂詩大雅義取其

顯顯令德宜民宜入受祿于天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註杜無夏逆婦姜于齊註杜稱婦有狄侵齊註杜

秋楚人滅江註杜滅例在文十五年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

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註杜傳公母風姓也赴安衡案經曰風氏注不

疑杜注舊本亦作成風今本誤耳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註杜二年衛執

夏衛侯如晉拜註杜謝歸曹伯如晉會止註杜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註杜禮諸侯有故君子是以知出

姜之不允於魯也註杜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曰賈聘而

賤逆之註杜公子遂納幣是貴聘也君而卑之去而廢之註杜君小君也不以夫人

禮迎是卑廢之

左傳卷之八

卷之八



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杜注主內安衡案昏禮成於親迎

明其信也而今使賤者逆之是棄信也杜注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

也杜注詩頌言畏天威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杜注新

城秦邑也王官役在前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杜注降服素服

正寢不舉去盛饌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

自懼也杜注秦江同盟不安衛案矜矜予柄又莊敬也其訓憐者當从令作矜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

之謂矣杜注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

正義備檢諸本君子曰下皆無詩云則傳文本自略也衛案據正義詩云二字當定

為衍文但相傳已久姑依今本君子引此詩亦斷章取義言夏商之君政不得其道

暴虐自肆發伐四方是以四方諸侯究度所以保其國也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

彤弓杜注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杜注

私問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杜注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

朝正於王杜注政朝而受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

侯用命也杜注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諸侯敵王所慄而

獻其功杜注敵猶當也安惠棟云說文引鐘从金氣聲云怒王於是乎賜

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杜注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

弓以明報功宴樂杜注安碎頤煊云覺大也孝經有覺德行鄭注覺大也詩斯干有覺其楹毛

功宴樂杜注傳有覺言高大也以覺報宴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大報宴以酬其

功故下文云其敢于大禮以取戾今陪臣來繼舊好杜注故自稱陪臣君辱貺之其

敢于大禮以自取戾杜注貺賜也干犯冬成風蕩杜注為明年王使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杜注珠玉曰含含口三月

辛亥葬我小君成風杜注無傳及哭成喪王使召伯來會葬杜注召伯

葬也召采地伯爵也來不及夏公孫敖如晉杜注無傳秦人入都杜注天子

葬不識者不失五月之內

夏公孫敖如晉杜注無傳秦人入都杜注天子

秦人入都杜注天子

秦人入都杜注天子



五年秋楚人滅六註杜六國今廬江六縣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註杜無傳與僖

公六同盟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合且賜召昭公來會葬禮也註杜成風莊公之妾天子

初都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都六人叛

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帥師滅六註杜仲歸子家冬楚公子燮滅

蓼註杜蓼國今安豐縣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勿諸德

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註杜蓼與六皆臯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接大國忽然而亡

年傳注庭堅即臯陶字孔疏謂本於鄭玄論語注今不知鄭得之書馬永卿曰若庭堅即臯陶則滅文仲不應連言之似是兩人耳羅泌曰六臯陶之後預說誤矣今案焦贛易林云危降庭堅為陶叔後封於蓼六福履綴

厚然則庭堅者乃臯陶之子若孫耳先漢去古未遠焦氏所傳宜得其真蓋二國皆臯陶之後而庭堅則或以支子別封自為其國之祖故文仲得並舉之也顧炎武云

德之不建言二國之君不能自強於為善晉陽處父聘于衛及過甯憲贏

從之註杜甯晉邑汲郡脩武縣也贏逆旅大夫安正義劉炫以甯贏直是逆旅之主非大夫陸榮云

及溫而還其妻問之贏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註杜

沈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安正義箕子商人所說故傳謂之勝已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註商書陸榮云漸書作潛者沈深

而潛退非退弱也設玉裁云漢書谷永傳曰忘湛漸之義湛漸即沈潛也蓋今文尚書作漸與左氏合衡案古書引洪範皆云商書據史記武王不敢臣箕子雖因其之

朝鮮而封之仍是商人故稱其所著曰商書又不改惟十有三祀之文皆美其志也杜云今謂之周書則今文尚書既作周書蓋伏生以其為武王所說改為周書耳古

說為長沈漸是高明之及謂其氣沈伏不亢爽夫子壹之其不沒乎註杜陽子性絕剛天為剛德猶

不干時註杜寒暑相溲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註杜言過安

難是以去之註杜為六年晉殺處父傳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白季皆卒註杜成

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貞子欒枝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曰季晉臣下軍佐也為六年蒐於夷傳

六年春葬許僖公註杜無傳夏季孫行父如陳註杜行父季友孫

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



侯驩卒

杜再同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杜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

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杜處父侵官宜為國討故不言賈季殺

晉狐射姑出奔狄

杜

射姑狐偃子賈季也奔例在宣十年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杜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

故闕不告朔意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

杜傳二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

使狐射姑將中軍

杜代先

趙盾佐之

杜代趙衰也

陽處父

至自溫

杜往年聘衛過溫今始至

改蒐于董易中軍

杜易

趙盾為師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易

水西逕董澤陂南即古池東西四里南北三里蒐於董即斯澤也是鄭元與司馬彪劉昭同皆以董澤與蒐於董為一地也

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

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

杜宣趙盾諡制事典

也每事正法罪

杜輕重

辟獄刑

杜辟猶

安陸祭云辟法也以法斷治之阮元云本或作辟刑獄

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作辟刑獄考文提要同與正義合釋文作辟獄是亦獄字在上也

出帶淹

杜拔賢

治舊滂

杜治穢

本秩禮

杜貴賤不失其本

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杜賈佗以公族從文公

而不在五安正義晉語宋公孫固云晉公子長事賈佗又曰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人之數註以共敬公子居則下之勤則咨焉是以公族從文公也衛索僖二十三年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頰魏武子司空季子賈佗後出從重耳故不在五父之數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

求好於陳夏季子聘于陳且娶焉

杜臣非君命不越竟

秦伯任

好卒

杜任好秦穆公名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

杜子車

夫氏也以人從葬為殉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杜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

桑往來得其死傷三良不然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



違世猶詒之法而况棄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註杜

是以竝建聖哲註杜樹之風聲註杜樹之風聲註杜樹之風聲註杜

分之采物註杜陳之藝極註杜著之話言註杜

引之表儀註杜儀猶威儀註安儀呂氏春秋慎少篇注曰表柱也說文

子君道篇曰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儀即表也管子形勢解篇曰法度者萬民之儀

表也禮者尊卑之儀表也韓詩外傳曰智如泉源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或言表儀

或言儀表其義一也予之法制告之訓典註杜訓典先書教之防利註杜防利委

之常秩註杜委任也常秩註安衡案委屬也秩祿也道之以禮則註安惠棟

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註杜即說

石經無以字俗儒所加後人遂以則字屬下旬

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

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註杜不能復征討東

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註杜季文子季孫行父

其人曰將焉用之註杜其人

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註杜難卒過求何害註杜子三思

公季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註杜立少君

趙孟曰立公子雍註杜趙孟趙盾也公子雍文公

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

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註杜抒除

也陸梁云說文抒挹也不得為除當從服虔本作紓紓緩也解也焦循云楚辭九章

惜誦云發憤以抒情王逸注云抒謀也易井謀不食荀爽曰潔去穢濁清潔之義意



也史記集解引向秀曰洪者浚治泥濁也洪與除相近矣莊三十年傳鬪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注云紓緩也成二年傳我亦得地而紓於難注云齊服則難緩此正義引服虔作紓緩也紓紓古通借耳紓之為除亦猶紓之為徐衛案斟而損之曰挹出米於曰曰扞扞義通故說文云扞挹也杜訓紓為除亦取紓出之義意本可通但依服本作紓義似長

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杜樂文公子辰嬴嬖於二君杜辰嬴嬖於二君

其子何震之有杜震威也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

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

杜祁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杜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偏姑姑姓之女杜祁讓使在已上

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杜以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在二

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杜亞次也言其賢故位尊秦大而

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

如秦逆公子雍杜先蔑士會也士會隨季也安惠棟云世本云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為之後為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

生文子變變生宣叔句句生獻子鞅鞅生吉射棟案范氏本陶唐氏之後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曰昔句之祖在夏為御龍氏注云劉累也又云在周為唐杜氏汲郡古文曰宣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杜伯之子隰叔違難奔於晉生子與即士為也士為生士毅士毅生會食邑於范是范武子故宣子曰晉主夏盟為范氏焦弱侯曰士毅士會士皆當作土傳譌耳讀為杜土姓杜伯之後土即古杜字棟案焦氏讀士為土訓為杜其言亦卓嚴杰云晉語警祐曰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與為理韋昭曰理士官也班固亦言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是范氏先以官為氏以士為土恐未然也存考衛察嚴說是也土杜之假借不可取以為姓但惠說可悅足以惑人故舉而正之

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杜郟晉地

馬宗彙云郡國志河東垣縣有郟亭襄二十三年傳成郭郟是時齊侯伐晉入孟門登天行是郟郟乃晉河內適河東之隘道公子樂來自陳故使人殺之於此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杜本中軍帥而知其無援於晉也杜

少族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杜鞫居狐氏之族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杜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杜簡伯續鞫居十一月無丙寅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誤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杜帑妻子也宣子以賈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



欲盡殺賈氏以報焉申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杜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非對則為遷怒

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杜子言已蒙宣介人之寵非勇也杜介

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杜殺李家欲以除怨宣安中井積德云仇賈李也言

之仇我則益深衛案下文云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則仇非謂宣子怨已也杜謂賈季之外別益一仇故為宣子怨已不知益與損對言唯殺賈季之帑而不能殺賈李我怨雖損而未全除焉而賈季之仇我益甚故云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

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打之送致諸

竟杜扞衛也杜閏月不告朔非禮也杜經稱告月傳稱告閏以正時杜

四時漸差則時以作事杜順時安阮元云隋書經籍志引作時以序事衛案

致閏以正之序謂上為次序之杜云命事是為事以厚生則事謂農事此句作

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杜則年豐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杜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及

例在襄遂城郛杜無傳因伐邾師以城郛郛魯邑下縣南有郛城備邾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杜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書取易也

二年與魯大夫盟於垂隴宋人殺其大夫杜宋人攻昭公并殺二

人戰于令狐杜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殺稱入晉杜衛秦秦以好意來而晉

晉人凡不可戰而戰書戰以罪之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我有辭也

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云遂與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郎之戰齊衛

鄭有罪宋之戰宋有罪皆書曰戰是皆陳曰戰之外別有此例此役晉既背秦約又

潛師夜起以敗其兵故書戰以罪之而杜仍據皆陳曰戰之例以解之非經傳之意

也晉先蔑奔秦杜不言出在外奔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僖公大

夫盟于扈杜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不分別書會人總言諸侯晉大

不書將帥徐杜衡案徐小而在夷猶春秋之公孫敖如莒泄盟杜冬徐伐莒

傳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杜公因霸國有三月甲戌取須句實

文公子焉非禮也杜邾文公子救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夏四月

也絕大暉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

左傳輯釋 卷之八 四



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

杜莊公公孫友為左師杜目夷

樂豫為司馬

杜戴公

麟臯為司徒

杜桓公

公子蕩為司城

杜桓公

子也以武公名廢司空為司城

華御事為司寇

杜昭公

昭公不親信之所致亂

昭公將

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

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杜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蔭庇之多

安陸祭云傳以葛藟喻

公族本報喻公室也衛察博雅藟藤也唐書方技傳善撫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鬚常春藤者千載藟也詩樛木葛藟纍之王風綿綿葛藟鄭箋皆云葛也藟也陸璣草木

疏云藟一名巨茨似燕莫亦連蔓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是葛藟分明二草之名杜訓藟為纍非也故君子以為比

杜謂詩族兄弟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

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

聽杜衡案德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杜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

孫固公孫鄭子公宮杜二子在公宮故為亂兵所殺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

以讓公子印

杜印昭公象

安衡案印蓋陰贊除羣公子之謀故樂豫讓司馬以悅

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

其罪也杜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衆故名不可知死者無罪則例不稱名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

難杜傳二十四年文公入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

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杜穆嬴

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

屬諸子曰此子也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杜欲使宣子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杜在宣子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

患穆嬴且畏偪杜畏國人以大乃背先

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杜先



且居子代 荀林父佐上軍杜其鄭將上軍居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

步招御我津為右及董陰杜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

在職董 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實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

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杜奪敵之軍之善謀也逐寇

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杜蓐食早食

安衛索議定而未發恐先蔑違之也秦既多與公子雍徒衛若持議數日秦人知

其謀或因先蔑納雍勝敗未可知及董陰則秦人既近先蔑雖異議不憂其謀

之漏洩故始宣言不受秦宣子之謀事固周密而左氏記之直寫其肺腑矣秣馬亦

夜秣之不言夜者下言蓐食可知也指恐秦人知其謀故及董陰之夜即秣馬蓐食

潛師夜起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所以勝也 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王引之不知兵機訓蓐為厚迂疎可笑 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杜從刳首去也令狐在

猗氏刳首在西三十里後漢衛敬侯碑陰文城惟解梁地即刳首山對靈足谷當猗

口刳字作刳玉篇刳口孤切秦地在河南當是河東之誤衛索河東無秦地刳首亦

是晉地玉篇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

作秦地誤耳 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杜禍將及己攝卿以往可也

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賊叔之三章

杜極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况 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

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杜荀伯士會在秦三

年不見士伯杜士伯其人曰能亡入於國杜言能與入俱

不能見於此焉用之杜何用士季曰吾與此同罪杜俱有

非義之也將何見焉杜言已非慕先蔑及歸遂不見杜責先

為人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

賈季問酆舒且讓之杜酆舒狄相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

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冬日可愛秋八月

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

左傳車乘 卷之八



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

杜不書所會謂不具列

公侯及卿大夫

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敬也

杜此傳還自釋凡例之意

安衡案其國謂後至之國敬勉也

疾也言魯侯後期不書所會諸侯為魯侯辟不勉疾於事之過也杜注大謬

穆伯娶于

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婦聲已生惠叔

杜穆伯公孫叔也文伯數也惠叔難也

戴已卒

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

杜襄仲公孫叔從父昆弟

冬徐伐

莒莒人來請盟

杜見伐故欲結援

穆伯如許泄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

城見之美

杜鄆陵莒邑

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

杜惠伯叔牙孫

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

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

從之使仲舍之

杜平二子

公孫敖及之

杜還莒女

復為兄弟如初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

杜日往日取衛地在元年

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

不柔何以示懷

杜柔安也

安衡案懷來也

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

德何以主盟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

戒之用休

杜有休則戒之以勿休

安衡案戒飭之以行休美之辜

董之用威

杜書

戒之用休

杜有休則戒之以勿休

安衡案夏書止此下乃卻缺釋書之辭

董之用威

杜書

勸之以九歌勿使壞

安衡案夏書止此下乃卻缺釋書之辭撰偽書者并米之又顛倒其文入之

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

行之謂之德禮

杜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

安衡案義宜也得三事所宜而

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

蓋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杜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



子遂會皇趙盾盟于衡雅註杜壬午月五日乙酉公子遂會雜我盟于

暴註杜乙酉月八日也暴鄭地公子遂不受命而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

復丙戌奔莒註杜不言出受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

司城來奔註杜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

復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註杜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

衛及取戚田註杜皆見元年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註杜公壻池晉

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申鄭地註安正義劉炫云服虔以為致之于鄭陸榮云

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勿主而盟諸侯註據傳文似是致之於衛耳然申至虎牢皆

鄭地何緣乃以歸衛註杜注於上年云為晉歸鄭衛田張本此云今并還衛立文不明

孔疏強解義終難通劉炫從服虔說以為致之於鄭也更詳之劉用照曰公壻池者

楚地名有公壻谿見定五年此人蓋因地為氏非晉君壻也未知是否傳遜云其時

止有公子公孫何嘗有公壻之稱且十七年趙穿與公壻池質于鄭趙穿亦公壻何

穿不稱而池獨稱乎傳以申與度穿皆鄭地言申虎牢則還鄭已明故不復言鄭衛

案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承七年卻缺之言也卻缺不言鄭田然趙盾感蓋

使陸者歎吾子之言并還侵地於鄭故傳慶文云且復致申與虎牢二邑大夏秦

都以名通者故不繫之於鄭傳意甚明無可疑者公壻劉傳以為氏是也

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註杜令狐役在七年秋襄王崩註杜為公孫敖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註杜前年盟扈冬襄仲會晉趙孟于衡陽報

扈之盟也遂會伊維之戎註杜伊維之戎將伐魯公子遂書曰公子遂

珍之也註杜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

從己氏焉註杜己氏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註杜昭公

母夫人因戴氏之族註杜華樂皇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

及大司馬公子印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註杜

節國之符信也握註杜節意諸公子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註杜卿違從大夫

蕩之註杜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註杜卿違從大夫

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註杜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註杜登之

軍也夷蒐註杜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註杜士穀本先克曰狐趙之勳

在六年註杜左傳解譯 卷之八



不可廢也從之

杜狐偃趙衰有

安衡案從亡多矣獨舉狐

先克奪蒯

得曰于董陰

杜七年晉禦秦師於董陰以軍

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

益耳蒯得為亂

杜先克明年殺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杜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

夫人姜氏如齊

杜無傳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杜卿共葬

晉人殺

其大夫先都

杜下軍佐也以作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杜無傳告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杜與先都

楚人伐鄭

杜楚子師於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秋侵齊

杜無傳

曹伯襄卒

杜無傳七年

九月癸酉地震

杜無傳地道安靜

冬楚子

使椒來聘

杜稱君以使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

杜使不稱夫人從來者辭

葬曹共公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

杜箕鄭等所使也亂殺

乙丑晉

人殺先都梁益耳

杜乙丑正月十九日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

杜天子不私求

不書王命未葬也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月

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杜梁益耳蒯得

安正義傳箕鄭先士

在諸侯北方可圖也

杜安衡案志不在

楚子師于狼淵以

伐鄭

杜陳師狼淵為伐鄭援也

囚公子堅公子尤及樂耳

杜三子鄭

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

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杜華耦華父督曾孫公子遂獨不在與者諸

以其服於晉也秋楚

同之於他國此春

夏楚侵陳克壺丘

杜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

秋大意他皆放此

夏楚侵陳克壺丘

杜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



公子朱自東夷伐陳杜子朱息公也

陳人敗之獲公子茂陳懼乃及

楚平杜以少勝大故懼而請平也傳言晉君少楚陵中國明年所以有厥貉之會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

弗福也杜十二年傳曰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明奉使皆文從子微不敬

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

先君凡聘享束帛加璧今執之傲故言傲其先君耳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禮也杜秦慕諸夏欲通敬於

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本非魯方

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

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杜送死不及尺故曰不當事書者書於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杜無傳公與小夏秦伐晉杜不

將帥告

楚殺其大夫宜申杜宜申子西也謀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

七月

狄侵宋杜無傳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杜厥貉地名闕將伐

報少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杜少梁馮翊

夏秦伯伐晉取北徵杜

馮翊

安釋文徵如字三蒼云縣屬馮翊音懲一音張里及齊召南云地理志云左馮翊徵顏師古注曰今之澄城縣是也左傳所謂取北徵正此地耳而杜

元凱未詳其處也衡秦晉雖有河西其境恐未及馮翊上文云晉人伐秦取少梁注云少梁馮翊夏陽縣是晉始取馮翊一邑可見當時馮翊屬秦此云秦伯伐晉取北徵則北徵晉國內地非與秦接壤之地故杜不言其所在釋文未是

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

母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杜在傳二王使適至遂止之

使為商公杜商楚邑今汧漢沂江將入郢杜汧漢流

王在渚宮

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杜陳楚多司

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杜仲歸子家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

子西畏讒言不敢之商縣

王使為工尹杜掌百工

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

不敬之商縣

王使為工尹杜掌百工

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

不敬之商縣

王使為工尹杜掌百工

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

不敬之商縣

王使為工尹杜掌百工

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

不敬之商縣

王使為工尹杜掌百工

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

不敬之商縣

王使為工尹杜掌百工

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

不敬之商縣

王使為工尹杜掌百工

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

不敬之商縣

王使為工尹杜掌百工

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

不敬之商縣

王使為工尹杜掌百工

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

不敬之商縣

王使為工尹杜掌百工

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

不敬之商縣

王使為工尹杜掌百工

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

不敬之商縣

王使為工尹杜掌百工

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

不敬之商縣

王使為工尹杜掌百工

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

不敬之商縣

王使為工尹杜掌百工

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

不敬之商縣

王使為工尹杜掌百工

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



栗頃王立故也

杜傳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

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

杜陳鄭及宋麋子不書者宋鄭執罕苟免為楚僕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

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

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氏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

杜時

欲誘呼宋共戰

安衡索誘誅呼也不待楚誅呼而降

遂道以田子孟諸

杜孟

宋大穀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

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

杜孟田獵

期思公復遂

為右司馬

杜復遂楚期思邑公今弋陽期思縣

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

杜將

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

安正義宋公為右孟無畏為左司馬而誅宋公之僕自謂當官而行明無畏當右子朱當左是其張兩甄故

置二左司馬使各掌一甄自然右司馬一人當中央也

命夙駕載燧

杜燧取

宋公違命

杜不夙駕

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

行何疆之有

杜子舟無畏字

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

杜詩大雅美神

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杜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心者謹猶慎也罔無也極中也

是亦非辟疆

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杜人為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

厥貉之會麋子逃歸

杜為

年楚子伐麋傳

安惠棟云麋亦作麋注不釋其地所在案盛宏之荊州記云當陽本楚之

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漢書地理志錫縣屬漢中郡十六年傳麋人率百濮聚于選

濮見牧誓注云在江漢之南以二文言之麋應在楚西南當陽近江陵江陵楚東境

近楊州當陽又在其東則當陽與麋風馬牛不相及釋例非也

杜討前年逃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

于承匡

杜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

安釋文叔彭生叔又作升本或作叔

無仲字案漢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並引作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石經宋

本岳本筐作匡傳文同即襄三十年傳會卻成子于承筐之歲也是也惠棟云圈稱

秋曹伯來朝于

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杜鹹魯

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於防渚

杜成大心子玉之

左傳卷之八

卷之八

廿二



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杜錫穴麋地安釋文錫音羊或作錫星歷友阮

與釋文合按漢書地理志錫縣屬漢中郡應劭曰音陽師古曰即春秋所謂錫穴而後漢書郡國志又云沔陽有鐵安陽有錫春秋時曰錫穴釋文又曰錫本或作錫星

歷友劉昭郡國志補注引傳夏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匡謀諸侯

之從於楚者杜九年陳鄭及楚平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杜八年意諸來奔因賀楚

師之不害也杜往年楚次厥鄭瞞侵齊杜鄭瞞狄國名防遂伐

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杜莊叔縣房甥為

右富父終甥駟乘杜駟乘四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

如杜僑如鄭瞞國之君蓋長三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杜搯猶

埋其首於子駒之門杜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以命宣伯杜得臣侍事

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杜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

御之彫班御皇父充石杜皇父戴公子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

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杜長丘獲長狄綠斯杜綠斯僑皇父之

二子死焉杜皇父與穀甥及牛父安顧炎武云傳本云皇父之二子解乃云

彫門之名遺錄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衡案之與也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

參保介之御間注云保介車右也置耒耜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是也此役皇父為祿

若不死當首賞之而彫班獨受賞明駟乘之中彫班獨存故杜訓之為與謂三子皆

死是也顧讀之如字以二子為皇父之子檢上下文不見皇父之子與此役之事傳

何以獨記其死也至言三大夫亦有賞特以彫門之名遺錄班受

賞之由餘不及載直取之宵臆不復顧文義事情其妄不足辨也宋公於是

門賞彫班使食其征杜門關門安王引之云城門與關皆有我此所食者

不物者正其貨賄鄭注云正讀為征征稅也司關掌國貨之節以關門而掌其治禁

與其征廛是門與關異司關又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謂關之征門之征也傳言

以門賞彫班而不及關下文又云謂之彫門則為城門之征明甚杜乃以門為關門

是直不知門與關之有別矣衡案門乃郭門亦謂之國門非天子五門諸侯三門之

謂之彫門晉之滅潞也杜在宣十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

謂之彫門晉之滅潞也杜在宣十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

謂之彫門晉之滅潞也杜在宣十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



二年

杜魯桓之

安陸祭云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二年又齊世家云

惠公二年書王子城父敗長翟三文皆同案惠之二年即魯宣之二年也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耳此傳以惠公為襄公蓋傳寫之謬杜因有是說失之不考也

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

杜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仲季相次榮如

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王子成父齊大夫

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

杜周首齊邑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

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杜伐齊退走至衛見獲

鄭瞞由

是遂亡

杜長狄之

安顧炎武云傳云亡者特其國亡耳杜以後世不聞有長至其孫長止六尺餘豈可以此論邪衛索鄭瞞兄弟身軀長大其勇力蓋亦殊絕於一時恃此以暴橫於諸夏終亡其國故傳歷序其死至此乃言鄭瞞由是遂亡其意蓋明力之不足恃不止記其異也杜以傳為專記異又見上文歷舉其死而以鄭瞞由是遂亡結之以為種絕顧駭之是也然言杜以後世無長人為種絕則亦非杜意也

邾大夫朱儒自安於夫鍾

杜安處也夫鍾邾邑

安衛索其意安處於夫鍾也

國人弗

徇

杜徇順也為明年邾伯來奔傳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杜稱魯見公以諸侯禮迎之

杞伯來朝

杜復稱

伯舍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杜既嫁成人雖見出

夏楚人圍巢

杜巢

夷禮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

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

杜術不稱氏

冬十有

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杜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

大崩也稱入秦晉無功以徵者告也皆陳曰戰例

在莊十一年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杜鄆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負亭負即鄆

也以其遠徧外國故帥師城之

十二年春邾伯來奔邾人立君

杜邾子自安於外邑故

大子以夫鍾與邾

邾來奔

杜邾邾邑

安惠士奇云服虔以邾邾為邾邾之家實圭大子以其國寶也邾大子以邾邾來奔猶言大子僕以其寶玉來奔耳邾為伯爵當執躬圭圭為邾國之寶故謂之曰邾圭猶王子朝所用之圭稱成周之寶圭若以圭為邾之邑名則夫鍾亦是邾邑何獨於圭而曰邾乎且邾大子所挾之邑則為邾邑可知又何須加邾字以明之乎襄之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間邾來奔昭之五年昔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不聞稱為邾漆邾濫昔牟婁也以是言之邾邾必非邑名說文邾隴西上邾也而不云邾邑是左傳古本無作邾邾者左傳舊解亦無訓為邑名者自杜氏誤從邑名之解而後世傳寫者遂加邑作邾於是邾圭之為寶玉莫有能知之者矣

公以諸侯逆之非禮



也杜非公寵

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杜既尊以為諸侯故不復見

其竊邑

安顧炎武云劉原父曰此郕大子也魯以諸侯逆之即謂之郕伯而春秋之罪又沒其專土叛君之罪及謂之諸侯而尊之豈其然乎意者郕伯以去

年卒大子今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夫踰年即位則真郕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大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大子出奔也衡案郕郕服虔以為郕國之圭是也侏儒為大

子君卒當立而國人別立君不得已以其所居之夫鍾與郕國之命圭來奔魯侯憫其意而利其地又取其執命圭以諸侯逆之然侏儒實大子非諸侯故傳明斷之曰

非禮也然後繼之曰故書曰郕伯來奔是春秋書郕伯貶魯侯以諸侯逆之以示過舉一出千載不可得而改之義言各有當非言魯侯以諸侯逆之慢然書曰郕伯也

後儒深刻不通禮其棄左氏而說春秋率求一端其迂僻刻薄有甚於胡傳學者察焉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杜公

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杜不絕昏立其嫌以為夫

言非女也杜女未嫁而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杜若敖

子遂圍巢杜平舒君名宗巢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

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

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杜大器圭璋也

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杜腆厚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微

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杜微要也魯公伯禽也言願不腆先君之敝

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杜節信也出聘必告安中井積德云

相傳之器故稱先君之弊器衡案使臣所執乃篆圭非命圭然亦傳自先君故可稱先君之弊器履軒是也

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杜藉薦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

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杜賄贈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

晉取羈馬杜今孤役在七年羈馬晉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

卻缺將上軍杜代箕史駢佐之杜代林欒盾將下軍杜

胥甲佐之杜胥臣子范無恤御戎杜代步以從秦師于

左傳卷之八

欒盾將下軍

以從秦師于



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

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註杜晉士會七年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

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註杜史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棠

晉君之壻也註杜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有龍而弱不在軍事註杜弱年少也又未嘗涉知軍事

安焦循云在察也故云涉知術案謂其意不在軍事言不以勝敗為意也九年傳

註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亦謂晉君之意不在諸侯叛服故云北方可圖也若解晉君未嘗涉知諸侯恐不可通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

焉其可註杜肆暫往而退也安惠棟云服虔曰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案詩肆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註杜禱求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

軍趙穿追之不及註杜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及怒曰裒糧坐甲固敵是求敵

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註杜待可擊穿曰我不知謀將

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註杜僖三十三年晉侯以一命命宣

缺為卿不在軍師之數然則晉自有散位從卿者註杜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註杜馬

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註杜秦行人夜

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註杜愁缺安釋文

觀反方言云傷也字林云間也正義愁者缺之貌今人猶謂缺為愁也沈氏云方言云愁傷傷即缺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

肆懼我也註杜肆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註杜薄迫也胥甲

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

險無勇也乃止註杜晉師止為宣元年放胥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城諸及

鄆書時也

五專晉甲

卷之八

十一



左傳輯釋卷八終



